

華語反覆性事件格式“V+來+V+去”的探索： 從格式語法的角度談起*

張群
清華大學語言所

摘要

本文以 Jackendoff (1997a, 1997b) 和 Goldberg (1995, 2006) 所提出的「格式語法理論」(Construction Grammar) 為基礎, 分析華語「V+來+V+去」動詞格式(而後以 VLVQ 表示)的特性與限制(以行動動詞為例, 如飛/跑/吃/罵/談, 分別可以進入格式 V 的位置)。研究結果顯示此 VLVQ 格式的屬性可以在「格式語法理論」的架構下適切地被詮釋: 此格式被視為一個「形式—語意」兼具的單位。也就是說, 「形式」(「V+來+V+去」) 本身隱含「個體在空間或非空間的向度上重複地做某事的語意。並且該語意內建 [+動態性 / +反覆性, -有界性] 屬性。文中我們的論證對於 VLVQ 格式的屬性、音韻、構詞、句法、語意和語用限制等層面都有深入的探討。

本文的結論是: 藉由探索華語 VLVQ 動詞格式的特性和限制, 我們證明了「邊緣語法」在語法理論上是有其重要性的, 並且本文的分析亦支持了 Jackendoff (1997a, 1997b)、Su (2002) 和 Goldberg (1995, 2006) 等人對語言事實的宣稱「某一些格式化成語是具有延展性和孳生力的: 這類的格式化用語是有規則可循的」。

關鍵詞: 華語, 格式語法, 動詞類別, 動貌協調, 無界事件, 重複性

* 本文初稿曾口頭發表於「第八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2006 年 12 月, 台北), 會中得到湯廷池、陸儉明、屈承熹、李英哲、邵敬敏等學者的建議與指正, 作者藉這個機會向他們表示謝意。在寫作的過程中, 感謝連金發教授耐心指導, 並提供參考意見。另外, 曹逢甫、蔡維天、林宗宏、賴惠玲老師的寶貴意見對筆者也是獲益良多。審查者對本文亦提供了幾點相當有用的見解, 還有, 楊中玉、黃漢君、慎俊浩、李偉哲、胡佳音、陳怡君、蕭景峻諸位的討論與協助也在此一併致謝。

1. 前言

Chomsky (1981, 1986, 1995) 指出：語法系統有「核心語法」(core grammar) 和「邊緣語法」(peripheral grammar) 兩個分野。他主張語言的研究應該清楚地區分成「核心語法」和「邊緣語法」兩個概念。對於語言研究的重要核心議題是從「核心語法」中找出普遍現象並提出解釋，所以「核心語法」一直是「生成語法學家」(generative grammarian) 普遍關心的議題，例如句法層次的相關現象（如「約束」、「管轄」、「經濟原則」等）。相較之下，對於「邊緣語法」，諸如「成語」(idiom) 或一些特殊格式，因為沒有規律性，需要個別去記憶，所以並非生成語法學派所關心的議題。然而，認知功能學派的學者 Jackendoff (1997a, 1997b) 和 Goldberg (1995, 2006) 的研究指出語言現象應該被視為一個連續體的概念，從普遍到個別的語法現象都應該涵蓋於語言研究的範疇內。本文擬以 Jackendoff (1997a, 1997b) 和 Goldberg (1995, 2006) 的論點為基礎，來討論和檢視華語「V+來+V+去」(VLVQ) 動詞格式的特性與限制。本文主要以語料庫（「聯合知識庫」）和華語發音人的語料為研究素材¹，從這些語料中我們將對 VLVQ 格式在音韻、構詞、句法、語意和語用限制上提出一些條理化的分析和整理。

本文架構分成五個部分。除了前言和結語外，尚包含三個部分：第 2 節是文獻回顧與研究目的；第 3 節呈現一些關於華語 VLVQ 格式的語言事實；第 4 節提出我們的分析。

2. 文獻回顧與研究目的

Jackendoff (1997a, 1997b) 和 Goldberg (1995, 2006) 的研究指出語言的現象（以英文為例）是一個連續體的概念（就像頻譜圖一樣），從普遍到個別的語法現象都應該涵蓋於語言研究的議題中。他們指出語言現象中有一些「格式化成語」(constructional idioms) 的內部結構是彈性的，意即這類格式有規律 (flexible) 的屬性，也就是說可用「常項」和「變項」的概念來分析整個格式。如 Jackendoff (1997b) 曾就「動詞+名詞組_{時間詞}+助詞」

¹ 主要的語料取自「聯合知識庫」(<http://ejournal.lib.nthu.edu.tw/newsys/cdrom/>)，同時亦檢查 Google 和「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語料庫」的一些語料。為了語料探討之便和避免侵犯個人隱私，對內容略做了一些修改。除此，文中所呈現的語料亦徵詢過華語發音人的意見，來確定合法度與接受度。

格式的句法和語意限制，論證「格式語法理論」(constructional approach)能適切地解釋所謂的「半固定語串動詞組格式」(semi-idiomatic VP construction)。亦即，「動詞+名詞組_{時間詞}+助詞」整個格式被定義為形式(V NP away)和意義(“說話者對聽話者抱怨某人浪費時間作一些不該做的事”)的組合，例如 *Bill slept the afternoon away. We're twistin' the night away.* 等。在這些例子中，時間名詞表現地如同句法上的直接賓語，實際上他們卻非由前面的動詞 *sleep* 和 *twist* 所「認可」(license)。也就是說，動詞組(VP)的論元結構並非由動詞來決定，而是由整個動詞組格式共同認可。再則如 Goldberg (2004: 29, 2006: 196) 提出「言談凸顯性」(discourse prominence)來探討直接賓語在及物動詞後被省略的現象。她指出當在言談過程中動作行為被特別強調時(例如「反覆動作」(repeated action))，「受事論元」(patient argument)會被淡化，所以可以被省略，如例句 *Pat gave and gave, but Chris just took and took.* 中，反覆動作 *gave* 與 *took* 後面的賓語就被省略。

相較於西方學者的研究，Su (2002) 討論了中文四字詞成語「X+來+X+去」格式的部分現象。她認為「X+來+X+去」格式是一個句法與概念結構的配搭：這個格式內建反覆性及持續性屬性，所以在選擇動詞 X 時，格式本身會對變項 X 有所限制：通常能置入格式 X 位置的動詞為「行動動詞」(activity)；結構所得到的語意可以是具體的行動(如「晃來晃去」)或藉由「語意延伸」(meaning extension)得到抽象的行動(如「想來想去」)。Su (2002) 的研究支持了 Jackendoff (1997a, 1997b) 和 Goldberg (1995, 2006) 在「格式語法理論」中的主張：在作語言分析時，句法、語意和語用層次的知識都必需納入考慮。如此，一些來自於“非字詞成分”的語意才可以被詮釋(如「高來高去」「在高處來回的移動」)。

奠基在 Jackendoff (1997a, 1997b)、Su (2002) 和 Goldberg (1995, 2006) 對各類格式的研究，本文嘗試進一步探索華語 VLVQ 格式的特性和各個語法層面上的可能限制：我們分別討論了此類格式的音韻(單/雙/三音節限制)、構詞(光桿動詞/複合動詞)、句法(「動貌協調」(aspectual agreement))、語意(時間/頻率狀語等的搭配)和語用(訊息焦點的強調與淡化)等層面的限制。最後，我們指出藉由觀察大量的實際語料本文認為以「格式語法」理論為基礎來解釋華語 VLVQ 格式的特性是有道理的。

3. 一些關於華語 VLVQ 格式的語言事實²

本節首先呈現華語 VLVQ 格式的「描述性通則」³ (descriptive generalizations)，藉由現象的初步整理可以幫助我們論述接下來的分析。首先，VLVQ 格式是個動詞組，且屬於句法結構。我的解釋奠基在下列幾點語言學上的證據（句法測試和構詞規則，參見 Huang 1982；Radford 1988；Haegeman 1994）。我們先看 VLVQ 格式為何是個動詞組格式，至少有以下證據：

(i) 動詞的重複、(ii) 動詞組的前移 (VP preposing)、(iii) 移位可能會影響最大節點 (maximal node)、(iv) VP 作為句子片段 (sentence-fragment)、(v) VP 作為指代 VP 成份的前行語、(vi) 一般並列結構 (ordinary coordination) 和 (vii) 動詞組省略 (VP-ellipsis)，依序如下例句所示 (i-vii)：

- (i) a. 我 [_{VP} 騎馬]* (騎) 得很累
- b. 我 [_{VP} 騎來騎去]* (騎) 得很累
- (ii) a. [_{VP} 罵* (小孩子)]_i 王媽媽不會 e_i
- b. [_{VP} 罵來罵去]_i 王媽媽不會 e_i

² 在 VLVQ 格式中，符號 V 是一個動詞並且為「變項」(variable)。格式中的行動動詞「來 / 去」是兩個「常項」(constant) 單位，並且這兩個動詞已藉由語法化轉變成「趨向補語」(參考連 2003)。倘若將 VLVQ 格式進行拆解，不但得不到 VLVQ 的語意詮釋（主語在某一個空間之內反覆進行具體或抽象的活動）也不成句，如下例句：

- (i) a. 王先生時常在學校*跑來 / *跑去 b. 王先生時常在學校跑來跑去
- (ii) a. 政黨間每天在*罵來 / *罵去 b. 政黨間每天在罵來罵去

由 (i-a, ii-a) 可以看出對 VLVQ 格式拆解會造成語句不通；(i-b, ii-b) 中，VLVQ 格式則可被接受。

³ 本文以「格式語法理論」(Construction grammar) 來分析 VLVQ 格式，文中對 VLVQ 格式在音韻、構詞、句法、語意和語用等層面上的限制都有所討論。我們認為 VLVQ 格式是狹義的格式 (construction)，而非廣義的格式：因為若為廣義的格式，則 VLVQ 格式應該不會有太多的語法限制。但是，實際上 VLVQ 格式的使用是受限的，至少要先符合本文所論述的限制後（請看第四節的論證），其使用方式才會被母語者接受，所以也間接可推得 VLVQ 格式是狹義的格式。再者，從 VLVQ 格式在句子和語用層次上的互動關係亦可說明：在理解 VLVQ 格式的語意是要落實到實際句型中才可以觀察到全貌 (Jackendoff 1997a, 1997b; Goldberg 1995, 2006)。另外，以「格式語法理論」來分析 VLVQ 格式的好處是：一旦我們對 VLVQ 格式的屬性和限制有所瞭解，學習者至少不用再對個別單字費心地去記憶，因為學習者只要習得 VLVQ 格式，就知道 VLVQ 的語意詮釋（主語在某一個空間之內反覆進行具體或抽象的活動）和其相關的格式限制。這樣的學習方式是較符合經濟性原則的。

華語反覆性事件格式“V+來+V+去”的探索：從格式語法的角度談起

- (iii) a. 張三 [_{VP}吃飯]_i 很會 e_i , [_{VP}做事]_i 一點都不會 e_i
b. 張三 [_{VP}吃來吃去]_i 很會 e_i , [_{VP}做來做去]_i 一點都不會 e_i
- (iv) 甲：那群酒鬼做了些什麼？
乙：[_{VP}罵來罵去] / [_{VP}罵* (客人)]
- (v) 如果那群酒鬼會 [_{VP}罵來罵去]_i / * [_{VP}罵* (客人)]_i —
那件事_i 他們顯然會 — 那麼我們一開始就不應該讓他們待在餐館內
- (vi) a. 他們昨天 [_{VP}打了李四] 也 [_{VP}罵了李四]
b. 他們 [_{VP}昨天罵來罵去] 也 [_{VP}打來打去]
- (vii) a. 張三昨天 [_{VP}罵了兩個學生]_i , 李四也是 e_i 。
b. 張三昨天 [_{VP}罵來罵去]_i , 李四也是 e_i 。

上面例句 (i-vii) 證明 VLVQ 與動賓結構所形成的動詞組 (VP) 在句法表現上有明顯的相似性，有此可以推測 VLVQ 格式是個動詞組格式。

再來看 VLVQ 格式的地位為何是句法結構，請看下列中英文例句的對比 (Haegeman 1994)：

- (i) a. John is a worker.
b. John scolded Mary.
c. Mary was scolded by John.

(i-a) 說明後綴標記 -er，只是標明 worker 為名詞性，表示一個詞彙單位 (lexical item)，與時態 (tense) 是無關的。相較下，(i-b,c) 顯示後綴 -ed 作為屈折變化的標記 (inflectional marker)，標明時態為過去 ([+past])，在句法的層次 (syntactic level) 上位居較高的位置 (屬於功能範疇 (functional category))，其功能與句法機制 (syntactic operation) 有關，而非歸類於詞彙層面。相較於英文，雖然中文沒有顯性的構詞標記來標示時態，但是 VLVQ 格式也有類似英文被動句的句法行為表現：

- (ii) a. 王媽媽每天都罵小孩子 / *罵來罵去
b. 小孩子每天都被王媽媽罵 / 罵來罵去

(ii-a, b) 顯示關於「罵」的事件發生的時間座落點，可以由時間副詞每天來標記。(ii-b) 中，動詞「罵 / 罵來罵去」在被動化後失去了指派格位給賓語

（小孩子）的能力，造成「小孩子」移到主語的位置拿「主語格位」（請參看本文註釋 11 有更進一步的說明）。這個例子說明在「V 來 V 去」格式中，趨向標記「來/去」的出現可能是造成整個 VLVQ 失去指派格位給賓語的原因，這種現象與英文中「動詞+過去分詞（-ed / -en）」的語言事實是不謀而合的。

關於 VLVQ 格式的語法限制請看文中第四小節的論證。

我們觀察到的「描述性通則」有以下幾點：第一點，例句（1）顯示，動詞組 VLVQ 格式的語意詮釋泛指（i）主語在某一個空間之內反覆進行具體的活動（如（1a-b）中的「跑 / 飛」及（ii）主語在某一個空間之內反覆進行抽象的活動（如（1c-d）中的「罵 / 談」）（Krifka et al. 1995）：

- （1） a. 王先生時常在學校跑來跑去。
b. 他們每個禮拜都在飛來飛去。
c. 政黨間每天在罵來罵去。
d. 大家都在談來談去。

第二點，大體而言，隱含「無界事件」（atelic event）的「行動動詞」如（1）「跑 / 飛 / 罵 / 談」可以進入格式中 V 的位置（比較 Vendler 1967; Smith 1991; Thompson 2006）。相反地，（2）中的「靜態類動詞」（胖）、「完成類動詞」（吃完）、「瞬成類動詞」（死）則不能進入這個格式。

- （2） a. *王先生時常在胖來胖去。
b. *他們每個禮拜都在吃完來吃完去。
c. *蚊子每天在死來死去。

第三點，某些乍看是「靜態類動詞」的詞類，如例句（3）的「高 / 好」，其實非「靜態類動詞」而是表現「行動動詞」的屬性：當「高 / 好」放入 VLVQ 格式形成「高來高去」和「好來好去」時，整個 VLVQ 格式所塑造的語意分別表示“人與人之間反覆進行鬥智行為或在高處來回的移動”和“人與人之間的反覆進行交往行為”，這種創新用法可以作為 VLVQ 格式被視為一個動詞組結構的佐證（參 Su 2002）⁴：

⁴ Su（2002：31）認為「高來高去」的語意是“在高處來回的移動”。此時的「高」被視為動詞，表示“攀爬 / 飛行”，且這個動作是不斷反覆進行的。我們和她的分析略有不同：（i）「高」本來是靜態類動詞，但是整個 VLVQ 格式塑

- (3) a. 顧立雄甚至反將一軍，指張熙懷因病臨時請假，今天又可出庭，調閱病歷根本無用，檢辯攻防之間，仍然是高來高去，較勁味道十足。（2007 / 1 / 12 / 聯合晚報）
- b. 高價電子股近來再度躍居盤面焦點，股價走勢高來高去；指標股原相、創意等昨天再度亮燈漲停、帶動 IC 設計股噴出，也激勵鴻準……（2007 / 1 / 7 / 經濟日報）
- c. 他說：「我本來忍氣吞聲，不想得罪，大家好來好去，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白吃白喝又要來鬧，恐嚇要落兄弟來砸店、要來臨檢；長期以來真的受夠他了……（2006 / 12 / 7 / 聯合報）
- d. 黎明語氣間對李嘉欣充滿親切，看來這對昔日的銀色情侶在感情路上好來好去，一點也沒有嫌隙。（2006 / 3 / 20 / 聯合晚報）

例句（3）可以視為一種創新的用法。在 VLVQ 格式「驅使」（coercion）（參考 Jackendoff 1991, 1996）下，反覆進行活動的語意就產生了：（i）表示抽象活動的反覆進行，如（3a）中，律師與檢察官之間對案件反覆進行攻防；（3b）中，股票價格不斷地漲停。（ii）表示具體活動的反覆進行，如（3c）和（3d）分別表示「店家和他」和「黎明和李嘉欣」之間反覆進行交往和溝通行為。

第四點，某些 Smith（1991）所謂的「瞬間動詞」（semelfactive verb），如（4）中的動詞「敲／咳／閃」，可以進入 VLVQ 格式中 V 的位置。雖然，動詞「敲／咳／閃」隱含內建「有界事件」（telic event），但是整個「敲來敲去」／「咳來咳去」／「閃來閃去」的語意則得到「無界事件」（atelic event），（4）中的例句可以理解為無數關於「敲／咳／閃」的事件不斷地進行。也就是說，「敲／咳／閃」的事件被視為一個連續事件，完成一次後又進行下一次，何時被終結並沒有明確地指出：

造出「行動動詞」的特質，表示“鬥智和移動”；（ii）「高來高去」的語意是有多義性的：除了表示“在高處來回的移動”外，還有“人與人之間反覆進行鬥智行為”的意思。

- (4) a. 小明在門外敲來敲去。
b. 不過這個還好，那一團韓國老人團……還有人在菜的前面咳來咳去，菜都夾的亂七八糟，夾後還丟回去。（Google 2005 / 12 / 23）
c. 這邊的紅綠燈一直在閃來閃去。

由華語 VLVQ 格式的「描述性通則」（例句 1-4）可以得知：華語 VLVQ 格式之語義可以解讀為主語個體一再地重複做某事（可以是具體或抽象的行為）。該事件在某一段時間內可以不斷地被重複執行，至於該事件何時被完結並沒有清楚地表示出來。

4. VLVQ 格式分析：音韻、構詞、句法、語意和語用等層面的限制

4.1 音韻限制

根據我們所收集到的語料顯示：典型上能進入動詞組 VLVQ 格式中的變項 V 的動詞，大多是單音節動詞（不論是及物或不及物動詞）⁵。相較之下，只有極少數雙音節動詞可以出現在 VLVQ 格式，但是三音節動詞則不被允許⁶，參見單音節動詞（1, 3, 4）和雙音節 / 三音節（5）在語料庫中（「聯合知識庫」）出現的筆數（表格一）和相關例句（5）：

⁵ 湯廷池、陸儉明和屈承熹等學者曾跟筆者指出能進入動詞組「V+來+V+去」格式中的變項 V 位置的動詞可能是：單音節動詞較自由，但是雙音節動詞則較受限制，而非完全不行。因為如果語言現象真的是一個連續體的概念（Jackendoff 1997a, 1997b; Goldberg 1995, 2006），那麼就會允許「模糊性」（vagueness）（參 Levinson 1983; Lasnik 1999; Barker 2002），所以比較客觀的說法是我們最好能收集夠多的語料，然後對語言事實理出一些通則，而不要先入為主的就說某種語言表達方式是不可行的。筆者同意他們的看法，所以本文先探討動詞組 VLVQ 格式的典型特性和限制，至於次要或少用的語言現象則留待以後研究。這樣的好處是：一旦我們可以釐清格式大部分的規律和通則，那麼學習者就可以較有效率地學會這個格式大部分的用法，至於次要或少用的表達方法，若是學習者有興趣想進一步去瞭解，只要他們細心地個別去學習和記憶就可以了（Culicover 1999）。

⁶ 馮（1997：26-53）指出漢語四字格常組成一種獨特的表達形式：它們具有自身獨立的語音形式（音節數量和重音分布是固定的），通常有兩種重音形式（[輕中 輕重]（一般成語的用法）和 [中 輕輕重]（典型的口語形式）。由於篇幅的限制，本文現階段僅指出 VLVQ 格式中的變項 V 會對進入 V 位置的動詞有選擇性上的差別，也就是說會有「接受性的程度」（degree of acceptability）差異；至於更進一步的說明則留待以後專文探討。

表格一：部分 VLVQ 格式在「聯合知識庫」中出現的筆數和用法⁷

分布 類別	筆數和用法
單音節	跑來跑去（3110 筆）、飛來飛去（1419 筆）、罵來罵去（180 筆）、談來談去（222 筆）、喝來喝去（9 筆）、唱來唱去（50 筆）、跳來跳去（570 筆）、吃來吃去（87 筆）、想來想去（1089 筆）、查來查去（47 筆）、好來好去（60 筆）、高來高去（838 筆）、敲來敲去（5 筆）、閃來閃去（46 筆）
雙音節	（i）吃飯來吃飯去（0 筆）、喝酒來喝酒去（0 筆）、唱歌來唱去（0 筆）、跳來跳去（0 筆） （ii）商量來商量去（1 筆）、檢查來檢查去（1 筆）
三音節	流眼淚來流眼淚去（0 筆）、罵小孩來罵小孩去（0 筆）、唱老歌來唱老歌去（0 筆）、想事情來想事情去（0 筆）
合適性 階層關係	單音節＞雙音節＞三音節動詞

- （5） a. 王先生時常在飯店 [吃*（飯）來吃*（飯）去 / 喝*（酒）來喝*（酒）去]。
- b. 李小姐每個禮拜都在秀場 [唱*（歌）來唱*（歌）去 / 跳*（舞）來跳*（舞）去]。
- c. 楊九郎說，這一層他父母不會答應；後來商量來商量去，總算折衷辦法，先不談承繼……（1987 / 8 / 7 聯合報）
- d. 因為所謂經濟公開，事實上就是要求檢查賬目，檢查來檢查去就不免要和經手賬目的同仁或長官發生衝突。（1967 / 2 / 19 / 聯合報）
- e. *張小姐常常在 [流眼淚來流眼淚去 / 罵小孩來罵小孩去]。
- f. *這些歌手一直 [唱老歌來唱老歌去 / 想事情來想事情去]。

⁷ 文章中標示 0 筆的目的是爲了要凸顯在語料庫中找不到或者對母語使用者而言不會這麼用。也就是說，能出現在 VLVQ 中 V 的位置的成份通常是「單音節」。「雙音節」出現的情況則相當少。

例句 (5a, b) 的雙音節組合，如吃飯、喝酒、唱歌和跳舞，及 (5f, g) 的三音節組合，如流眼淚和唱老歌，都是不好的搭配，所以得出病句。除非在相當受限制的語境情況下，才比較有可能使用雙音節組合，如商量和檢查 (5c, d)，但是這類的用法是非常少用的（在聯合知識庫中只找到兩筆）⁸。相較之下，表格一中，單音節動詞的使用則較廣泛（單音節動詞出現的筆數遠高於雙音節 / 三音節動詞的筆數）：單、雙和三音節用於 VLVQ 中的合適性形成一個階層關係（單音節 > 雙音節 > 三音節動詞），表示單音節動詞用於 VLVQ 中的接受度高於雙音節動詞；雙音節動詞又高於三音節動詞。

4.2 構詞限制

在上一節「音韻限制」中，本文曾提到「光桿動詞」（bare verb）通常可以進入動詞組 VLVQ 格式中的空缺 V，但是「複合動詞」（compound verb）則不易進入格式中，除非在特殊的語境中才有可能。這一節我們進一步探討哪一類的雙音節動詞可能和 VLVQ 格式搭配，試比較在語料庫中（「聯合知識庫」）出現的筆數（表格二）和相關例句（6）（有些例句（5）的用法重覆使用於例句（6））：

⁸ 屈承熹教授曾提醒筆者：雙音節動詞的內部結構類別似乎也會影響和 VLVQ 格式搭配的接受度，如由動詞+動詞所形成的「修飾關係」的動詞「檢查」接受度就高於由動詞+名詞所形成的「動賓關係」的動詞「吃飯、喝酒、唱歌、和跳舞」。關於雙音節動詞內部結構類別影響和 VLVQ 格式搭配的接受度的現象，本文將於下一節「構詞限制」中討論。

表格二：部分雙音動詞和 VLVQ 格式在「聯合知識庫」中出現的筆數和用法

分布 類別	筆數和用法
雙音節	<p>(i) 「修飾關係」(動詞+動詞)：商量來商量去(1 筆)、檢查來檢查去(1 筆)</p> <p>(ii) 「動賓關係」(動詞+名詞)：吃飯來吃飯去(0 筆)、喝酒來喝酒去(0 筆)、唱歌來唱去(0 筆)、跳來跳去(0 筆)</p> <p>(iii) 「同義聯合關係」(動詞+動詞)：生產來生產去(0 筆)、依靠來依靠去(0 筆)、告訴來告訴去(0 筆)</p> <p>(vi) 「謂補關係」(動詞+形容詞)：說明來說明去(0 筆)、推翻來推翻去(0 筆)、打倒來打倒去(0 筆)、糾正來糾正去(0 筆)</p>
合適性 階層關係	修飾關係 > 動賓關係 / 同義聯合關係 / 謂補關係的雙音節動詞

- (6) a. 楊九郎說，這一層他父母不會答應；後來商量來商量去，總算折衷辦法，先不談承繼……(1987 / 8 / 7 聯合報)
- b. 因為所謂經濟公開，事實上就是要求檢查賬目，檢查來檢查去就不免要和經手賬目的同仁或長官發生衝突。(1967 / 2 / 19 / 聯合報)
- c. *王先生時常在飯店[吃飯來吃飯去 / 喝酒來喝酒去]。
- d. *這間成衣公司這幾年來生產來生產去。
- e. *行政官員常常說明來說明去。

表格一、表格二和例句(6)顯示：在「複合動詞」中，表示「修飾關係」的雙音節動詞，如(6a)商量和(6b)檢查，可以和 VLVQ 格式搭配，但是使用的頻率相當的低(總共才兩筆)。相較之下，「動賓關係」(如(6c)的吃飯/喝酒)、「同義聯合關係」(如(6d)的生產)和「謂補關係」(如(6e)的說明)的雙音節動詞往往無法和 VLVQ 格式搭配，因而造出不自然的句子。

由上述表格（一與二）和例句（1-6）的討論顯示：單、雙和三音節用於 VLVQ 中的合適性有明顯的階層關係，即「單音節動詞」>「雙音節動詞」（修飾關係>動賓關係／同義聯合關係／謂補關係）>「三音節動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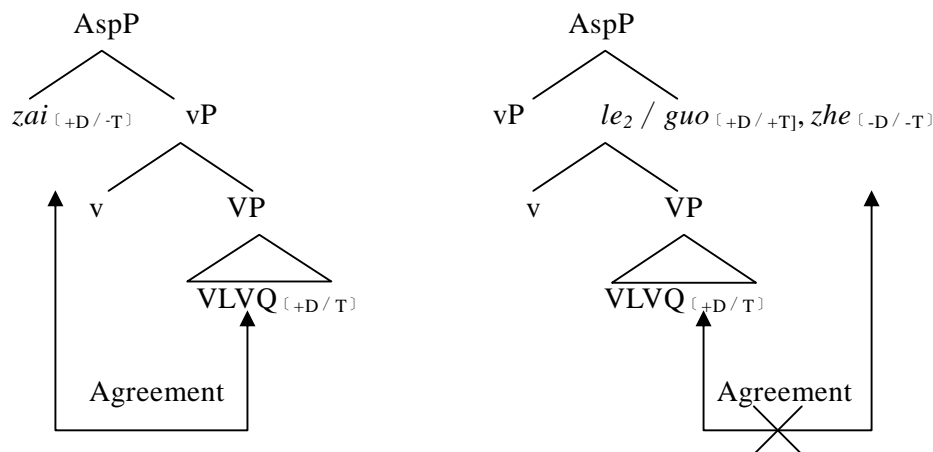
4.3 句法和語意限制

本小結闡述動詞組 VLVQ 格式所內建的語意屬性可以藉由一些句法手段的檢驗來測試。也就是說，VLVQ 格式的屬性限制了它在表層結構上的呈現：此類動詞組結構必須遵守「詞類共現限制」（category co-occurrence constraint），如（i）「動貌協調」（aspectual agreement）以及（ii）合適的狀態語搭配，如持續時間狀語／頻率狀語等的搭配，否則句子的語意就難以理解。

4.3.1 動詞組「VLVQ」和「動貌」間的「動貌協調」關係

首先，我們先討論「動貌協調」。就句法層次而言，動詞組 VLVQ 格式需遵守 Shen（2004）所主張的「動貌協調」原則：動詞和其動貌要互相協調。「動貌特徵」（aspectual features）[±動態性，±有界性] 和動詞內部語意屬性在搭配時必須要互相和諧，否則語句就無法被理解。例如，動詞「死」的語意屬性為[+動態性，+有界性]，所以不可和「進行貌」（progressive aspect）「在」（[+動態性，-有界性]）同時出現在一個句子內，如*「他正在死」。奠基於前人的研究，我們可以假定 VLVQ 格式為內建〔+動態性／+反覆性，-有界性〕（+Dynamic／+Iterative，-Telic（縮寫為 +D／+I，-T））屬性的動詞組。這些動貌屬性會直接表現在句法行為上：即 VLVQ 格式會選擇適合的「動貌特徵」（[+動態性，-有界性]）來搭配，如（7a-b），而不合適的「動貌特徵」（[-動態性，+有界性]）就會被排除。華語 VLVQ 搭配反映在句法層次上的結構，如（7a-b）樹狀圖的呈現：

(7a) ...在 (*zai*) + VLVQ (7b) ...VLVQ+了₂ / 過 / 著 (*le₂ / guo / zhe*)



(7a-b) 的樹狀圖顯示：華語 VLVQ 結構 ([+D, -T]) 可以和「進行貌」在 (*zai*) ([+D, -T]) 一起搭配出現，但是不存在和「完成貌」(perfective aspect) 了₂ / 過 (*le₂ / guo*) ([+D, +T]) 以及「靜態非完成貌」(stative imperfective) 著 (*zhe*) [-D, -T] 搭配的可能性 (比較 Klein et al. 2000 ; Shen 2004)。

此外，圖式 (7) 中的「動貌協調」關係可以由 (8) 溝通類動詞「罵」的例句來驗證：

- (8) a. 他們〔(每天 / 都 / 常常)〕在罵來罵去。
b. *他們〔(每天 / 都 / 常常)〕罵來罵去〔了 / 過 / 著〕。

例句 (8a-b) 說明動詞組「罵來罵去」([+D, -T]) 可以和「進行貌」在 (*zai*) ([+D, -T]) 搭配，因為兩者屬性 ([+D, -T]) 相互和諧。相較之下，「完成貌」了₂ / 過 (*le₂ / guo*) ([+D, +T])、「靜態非完成貌」著 (*zhe*) [-D, -T] 則均不能和動詞組「罵來罵去」([+D, -T]) 共同出現於句子中，因為彼次間的屬性 ([+D, -T], [+D, +T] 和 [-D, -T])，無法相互搭配。

4.3.2 動詞組 VLVQ 和時間 / 持續時間 / 頻率狀語等的搭配

藉由 VLVQ 格式和時間 / 持續時間 / 頻率狀語等的搭配關係可以說明 VLVQ 格式隱含「無界事件」(atelic event) 表示一種泛指的事件。所以當

搭配的狀態語沒有明確指涉確切的時間點時⁹，則此狀態語可以和 VLVQ 格式一同出現，有例句（9-10）為證：

- （9） a. 這種航空人員 [每天 / 一輩子] 都在飛來飛去。
b. 政黨之間一直在吵來吵去。
c. 他們時常 / 總是在罵來罵去。
- （10） a. *這種航空人員 [有一天 / 現在] 都在飛來飛去。
b. *政黨之間 [馬上 / 立刻] 在吵來吵去。

例句（9）中的時間狀態語（每天 / 一輩子）、持續時間狀態語（一直）和頻率狀態語（時常 / 總是）等狀態語本身沒有明確指涉確切的時間點，常伴隨泛指的「無界事件」（[-T]），所以可以和 VLVQ 格式所形成的用法（[+D, -T]）搭配，如飛來飛去、吵來吵去和罵來罵去。相較之下，例句（10）時間狀態語（有一天 / 現在）和持續時間狀態語（馬上 / 立刻）等狀態語本身會指涉明確的時間點，引導出「有界事件」（[+T]），所以和 VLVQ 格式所形成的用法（[+D, -T]）不相容，如飛來飛去和吵來吵去。

4.4 語用限制

這一小結我們討論兩個有趣的現象：（i）「句法和語意的不搭配」（Syntax-Semantics Mismatch）；（ii）「語用上的必要附加語」（the pragmatics of obligatory adjunct）（Goldberg 2001）。我們認為語用因素，如「言談的凸顯性」（Goldberg 2004, 2006）和「交談原則」（Grice 1975, Goldberg 2001）會影響 VLVQ 格式在句子中的理解。

4.4.1 語用限制：句法和語意的不搭配

動詞組 VLVQ 格式雖然在句法上層次上為不及物動詞，但是在語意層次上卻是及物動詞¹⁰。也就是說，任何及物動詞進入格式中 V 的位置，最後

⁹ 這裡指的是這類狀態語不會表現出確切的「時間間隔」（time interval），如九點鐘到十點鐘，和「時間點」（point of time），如九點鐘（參 Smith 1991）。

¹⁰ Su（2002）認為「V+來+V+去」這類格式後面不能直接出現賓語的原因是這個格式已經逐漸被「語法化」（grammaticalization）了：她認為從動詞「及物性」（transitivity）轉變成「不及物性」（intransitivity）是某種語法化的過程，也就因該格式已經產生「不及物性」的用法，所以賓語在句法層次上也就不會出現在這個格式之後。但是，本文與 Su（2002）文有不同的看法（參考 Mittwoch 1971, 1982, 2005）。我們認為「V+來+V+去」格式的特徵（句法上的不及物性

所得到的 VLVQ 格式為句法上的不及物，但為語意上的及物動詞，這點可從例句（11）中溝通類動詞「罵」的使用對比得到印證：

- （11） a. 王媽媽每天（都）罵小孩子。
b. *王媽媽每天（都）罵來罵去小孩子。
c. 王媽媽每天（都）罵來罵去。
d. 小孩子啊，王媽媽每天（都）罵來罵去。
e. 王媽媽每天（都）把小孩子罵來罵去。
f. 小孩子每天（都）被（王媽媽）罵來罵去。

（11a）中的「光桿動詞」「罵」是一個在句法層次上帶有二個論元的及物動詞：動詞「罵」在句法上帶有「主語」王媽媽和「賓語」小孩子；在語意上帶有論旨角色「主事者」王媽媽和「受事者」小孩子。但是，當及物動詞「罵」進入格式中 V 的位置時，整個動詞組「罵來罵去」在句法層次上就不及物化了（但是在語意層次上還是帶有兩個論旨角色），所以「賓語」小孩子不能直接後綴在整個動詞組後面，如（11b），或以（11c）賓語不出現的方式來表示¹¹。如果，語意上的「受事者」小孩子要呈現在句法層

和語意上的及物性）並非經歷「語法化」的過程，原因有二：（i）在語法化的機制下（Hopper and Traugott 1993），經歷「語法化」的詞彙通常會出現一些典型的語言現象，如（a）由「實詞」（content words）轉為「虛詞」（functional words）；（b）語意經過「漂白」（bleaching）；（c）詞彙或句法結構經歷「重新分析」（re-analysis）等，但是「V+來+V+去」格式並沒有經歷類似（a-c）的現象。（ii）雖然賓語在句法層次上不能出現在這個格式之後，但是可以藉由其它的語法機制，如（11d）的「主題化」、（11e）的「把字句」和（11f）的「被動化」，來讓賓語體現在句法層次上。這樣的想法並非沒有根據，因為這種看法有點類似英文被動句中，賓語為了拿「格位」（case）而從原本賓語的位置移位到主語的位置，如“Mary was scolded by John”：及物動詞 scold 在被動句中喪失了指派「格位」的能力，所以造成原本位居在賓語位置的 Mary 為了拿「格位」而移到主語的位置，由「曲折形式」（inflection）來給 Mary 「主位格位」，如此一來，Mary 就具備格位和論旨角色，所以可以出現在「顯形句法」（overt syntax）上（Haegeman 1994:180-188）。基於上述這兩個理由，我們認為 Su（2002）以「語法化」的概念來解釋「V+來+V+去」格式對賓語的限制是有待商榷的，但是 Su（2002）文對「中文四字詞」的部分研究還是相當有啟發性的。

¹¹ 審查者曾提醒筆者：在 VLVQ 格式中，及物動詞賓語淡化（de-profiled object）的現象是中文裡相當有趣且重要的語法現象，我們認同他/她的看法，並提出一些可能的解釋：

次上，就需要藉由其他的句法手段來呈現語意上的「受事者」小孩子，如（11d）的「主題化」、（11e）的「把字句」和（11f）的「被動化」。這樣的語言現象可以用「言談凸顯性」的概念來解釋。Goldberg（2004: 29; 2006: 196）提出「言談凸顯性」（discourse prominence）來探討直接賓語在及物動詞後被省略的現象。她指出當動作行為在言談過程中被特別強調時（例如「反覆動作」（repeated action）），則「受事論元」（patient argument）會被淡化，因為此時「受事論元」不是言談中強調的部分，所以需要遵守所謂的「低言談凸顯性省略原則」，此時直接賓語就被省略了，如例句 *Pat gave and gave, but Chris just took and took* 中，反覆動作 *gave* 與 *took* 後面的賓語就被省略。同樣地，在例句（11c）中的動詞組「罵來罵去」是整個言談中所特別強調的部分¹²，具有「高言談凸顯性」，此時反覆動作行為「罵」被特別強調，所以「受事論元」小孩子就被淡化而省略了。另外，藉由（11d）「主題化」、（11e）「把字句」和（11f）「被動化」手段，可以將「受事論元」小孩子表現於句法層次上，但是這三個語法手段的功用略有不同：（i）（11d）「主題化」的作用使「受事論元」小孩子成為「舊訊息」（old information）¹³，所以動詞組「罵來罵去」仍然是整個言談中所特別強調的部分。（ii）（11e）「把字句」和（11f）「被動化」的功能會引

根據 Li &Thompson（1981），Tsao（1979, 1990）和 Her（1991）從功能和形式語法的分析指出：中文是個主題凸顯語言（topic-prominent language），所以若某個句子或言談中被標記為舊訊息成份者，通常為主題（+[BACKGROUND]），則該成份通常可隱而不顯。倘若舊訊息成份為賓語，依據完整性（completeness）和連慣性（coherence）的要求，則藉由主題來指代控制（anaphorically control）一個未被約束的賓語。此時，即便賓語隱而不顯，仍會被標記成 [BACKGROUND +]，所以使用者還是可以理解這個句子或言語單位。奠基在前人的分析，我們認為當某個句子或言談中的賓語被標記為舊訊息，則會隱而不現，因為此時所凸顯／強調的部分是整個反覆動作事件（罵來罵去），如例句（11）。倘若要將「受事論元」（小孩子）表現於句法層次，則需藉由（11d）「主題化」、（11e）「把字句」和（11f）「被動化」手段來標記（詳細的論述請參看 4.4.1 小結）。

¹² 例句（11）中，標示粗體的部分（如動詞組「罵來罵去」和「受事論元」小孩子）為言談中的焦點部分。（11c）中的「罵來罵去」當整個言談中的焦點是有道裡的：一般父母和小孩子的相處模式並不會以「罵」的方式來表示，除非說話者要特別強調某一個事件，即父母以「罵」的方式來教訓小孩子（Grice 1975）。

¹³ 「主題化」的賓語在句中或言談中的語意通常變成「舊訊息」（old information）（參見 Li &Thompson 1981；Tsao 1990；Shi 2000）。

領出賓語被處置和遭受不幸的語意¹⁴，這些部分屬於「新訊息」（new information），所以「受事論元」小孩子在（11e, f）中被突顯出來。這樣的分析是合理的，因為根據 Grice（1975）交談原則中的「適量原則」（maxim of quantity）“不要說多餘的訊息”，我們可以將非言談凸顯部分和可預測的訊息（論元）省略¹⁵。對於這種語用、語意和句法的互動關係可以下圖（12）的結構來表示：

（12）語用、語意和句法的互動關係：「非凸顯性賓語結構」（deprofiled object construction）

語用：	動詞組（強調）	（…	受事者 / 述位（弱化：非焦點所在）
語意：	謂語	（…	受事者 / 述位
句法：	動詞	主語	零標記（Ø）

（參見 Goldberg 2004:31）

（12）中的表格顯示，一旦強調「罵來罵去」就會淡化「受事論元」小孩子（標記為 Ø），因為此時說話者是要特別強調「罵來罵去」這個事件，如（11c, d）。但是，若說話者要特別強調是誰遭受「主事者」王媽媽的教訓時（表示小孩子被處置和遭受不幸的意思，受事者「小孩子」就在話題中凸顯出來，如（11e, f））。

¹⁴ 文獻上（Zou 1993 ; Liu 1997 ; Huang 1999）大致贊同「把字句」和「被動化」會引領出賓語被處置和遭受不幸的語意。

¹⁵ Su（2002：37-38）已經觀察到「V+來+V+去」這類格式的賓語可以藉由「主題化」的方式呈現，但是她並沒有做進一步的解釋，如例句：（a）*算來算去錢；（b）錢，算來算去的。本文和 Su（2002）不同的是：本文進一步觀察到三種讓「V+來+V+去」格式賓語呈現的句法手段，如「主題化」、「把字句」和「被動化」，並且提出這三種句法手段可以使賓語呈現的可能解釋。

4.4.2 語用限制：語用上的必要附加語

Chomsky (1981, 1995) 和 Radford (1988, 2004) 的研究認為「附加語」(adjunct) 是選擇性成份，然而 Goldberg & Ackerman (2001) 從語用的角度提出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為有些「附加語」在語用上可以成為「必要性的附加語」(obligatory adjunct)，因為這類「附加語」在言談過程中提供新的語意訊息，符合 Grice (1975) 所提出的「適量原則」(maxim of quantity) “不引入多餘的訊息”，所以當句子少了這些「必要性的附加語」時，句子就會顯得不自然。以「中間結構」(middle construction) 和「中間結構」的否定為例，“*The car drives * (easily / 365 days a year)*” 和 “*That car * (doesn't) drive.*” 這兩句的「附加語」為句子中強調的部分（焦點的所在）。這些「附加語」提供必要的訊息：讓聽者知道這輛車的性能和使用頻率，所以句子中的「附加語」為語用上的必要成份，少了這些成份語句的理解就會有問題。同樣地，本文認為在詮釋動詞組 VLVQ 格式時，一些「附加語」也具有提供必要訊息的功能，如例句 (13)：

- (13) a. 王先生*(時常)*(在學校)跑來跑去。
b. 他們*(每個禮拜)*(都)*(在亞洲地區)飛來飛去。
c. 政黨間*(每天)*(在立法院)罵來罵去。
d. 大家*(都)*(在教室內)談來談去。
e. 有的小朋友就繞著大安公園一直走來走去，負責照顧他的團員，只好陪著不停地繞圈子。

例句 (13) 顯示：當沒有「動貌標記」來形成「動貌協調」時，這些「附加語」，如頻率副詞（時常）、時間副詞（每個禮拜、每天）、地方副詞（在學校、在亞洲地區、在立法院、在教室內）、和量化副詞（都），就顯得分外重要。因為這些「附加語」在句子的理解上提供了必要的訊息：讓聽者知道主事者做某個行動時的頻率、時間長短、行動的地方以及參與行動的人數多寡。所以，少了這些成份，對於語句的理解顯然有明顯的影響。

4.4.3 語用理解：VLVQ 格式與「讓步結構」的伴隨

在文章末了，本文討論一個有趣的現象：VLVQ 格式在語用層次上有時會伴隨「讓步結構」的使用（如「仍然、還是、不但和可是」），形成「複雜性結構」(complex structure)（比較 Lin 2005），請看下列例句 (14)：

- (14) a. 這些孩子吃來吃去，仍然覺得牛排最好吃。
b. 教練分析這一季休士頓的陣容，算來算去還是差了一個得分的控球後衛，以至於每一次輸球都輸在關鍵點上。
c. 可是他讀來讀去，不但不能了解書中的意義，連一些普通的字都念不出來。
d. 我已經很累了，可是小朋友還是一直跑來跑去，我該怎麼辦？

例句(14a-d)顯示：VLVQ 格式在語用上有時候會喚起「讓步結構」的使用（如「仍然、還是、不但和可是」），表現說話者的心中預期結果與事實的不相同（有種感嘆的意味）¹⁶。這些「讓步結構」的功能是可以提供額外的訊息來理解 VLVQ 格式的使用，所以，少了這些「讓步結構」成份，對於語句的理解就會產生影響，除非有其它語法環境來幫助詮釋 VLVQ 格式（如動貌協調、時間／持續時間／頻率狀語的搭配、必要性的附加語）。

5. 結語

本文指出語言的現象是一個連續體的概念，從普遍到個別的語法現象都應該涵蓋在語言研究的研究範疇之中（Jackendoff 1997a, 1997b; Goldberg 1995, 2006）。所謂「格式化成語」的內部結構是有某些規律可循的，遵循這樣的信念，本文探索了華語 VLVQ 格式的特性：本研究討論了此類格式的音韻（單／雙／三音節限制）、構詞（光桿動詞／複合動詞）、句法（「動貌協調」）、語意（時間／頻率狀語等的搭配）和語用（訊息的強調與淡化、語用上的必要附加語、讓步結構）等層面的語法表現。

藉由比較大量的實際語料，研究結果顯示：大體而言，VLVQ 格式的使用特性和限制是有規律的。也就是說，以「格式語法」理論為基礎來論證華語 VLVQ 格式已成為語法範疇裡固定格式是有道理的。

綜合而言，本文提出的論證分析，對於語言學習者在掌握華語 VLVQ 此一現成語法格式的運用和習得，均可以給予直接性和系統性的幫助。

¹⁶ 連金發，李英哲（p.c.）。

參考文獻

- Barker, Chris. (2002) The dynamics of vagueness.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25: 1-36.
- Chomsky, Noam. (1981)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Dordrecht: Foris.
- Chomsky, Noam. (1986) *Knowledge of language: Its nature, origin, and use*. New York, NY: Praeger.
- Chomsky, Noam. (1995) *The Minimalist progra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Culicover, Peter W. (1999) *Syntactic nuts: Hard cases, syntactic theory, a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oldberg, Adele E. (1995)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oldberg, Adele E. (2004) Argument realization: The role of constructions, lexical semantics and discourse factors. In *Construction grammars: Cognitive grounding and theoretical extensions*, ed. by Jan-Ola Östman, and Mirjam Fried. 17-43.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Goldberg, Adele E., (2006) *Constructions at work: 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in langu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oldberg, Adele E., and Ackerman, F. (2001) The pragmatics of obligatory adjuncts. *Language* 77.4: 798-814.
- Grice, H. P. (1975) Logic and conversation.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ume 3: Speech acts*, ed. by Peter Cole and Jerry Morgan, 41-58.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Haegeman, L. (1994) *Introduction to government & binding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second edition.
- Her, One-Soon. (1991) Topic as a grammatical function in Chinese. *Lingua* 84: 1-23.
- Hopper, P. J., and S. A. Thompson. (1980) Transitivity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 *Language* 56: 251-95.
- Hopper, P. J., and Traugott, E. C. (1993)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ang, C.-T. James. (1982) *Logical relation in Chinese and the theory of grammar*. Ph. D. dissertation, MIT.

- Huang, C.-T. James. (1999) Chinese passiv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29.4: 423-509.
- Jackendoff, Ray. (1991) Parts and boundary. *Cognition* 41: 9-45.
- Jackendoff, Ray. (1996) The proper treatment of measuring out, telicity, and perhaps even quantification in English.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14: 305-354.
- Jackendoff, Ray. (1997a)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language faculty. Cambridge: MIT Press.
- Jackendoff, Ray. (1997b) Twistin' the night away. *Language* 73.3: 534-559.
- Jackendoff, Ray. (2002)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brain, meaning, grammar, 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lein, Wolfgang, Ping Li, and Henriette Hendriks. (2000) Aspect and asser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Natural Language & Linguistic Theory* 18: 723-770.
- Krifka, M., and F. J. Pelletier, et al. (1995) Genericity: An introduction. In G. N. Carlson, and F. J. Pelletier. (eds.). *The generic book*.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Lasnik, Peter. (1999) Pragmatic halos. *Language* 75: 522-551.
- Levinson, Stephen C. (1983) *Pragma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 Charles, and Sandra Thompson. (1981)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in, T.-H. Jonah. (2005) Syntactic structures of complex sentences in Mandarin Chinese. *Nanzan Linguistics* 3: 63-97.
- Liu, Fengshi. (1997) An aspectual analysis of *ba*.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6: 51-99.
- Mittwoch, Anita. (1971) Idioms and unspecified NP deletion. *Linguistic Inquiry* 2: 255-259.
- Mittwoch, Anita. (1982)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eating and eating something: activities versus accomplishments. *Linguistic Inquiry* 13: 113-22.
- Mittwoch, Anita. (2005) Unspecified arguments in episodic and habitual sentences. In Nomi, Erteschik-Shir and Tova Rapoport. (eds.) *The syntax of aspect: Deriving thematic and aspectual interpretation*. 237-25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adford, A. (1988)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A first cour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adford, A. (2004) *Minimalist syntax: Exploring the structure of Englis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hen, Li. (2004) Aspect agreement and light verbs in Taiwanese: a comparison with Japanese.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13: 141-179.

Shi, Dingxu. (2000) Topic and topic-comment constructions in Mandarin Chinese. *Linguistics* 76.2: 383-408.

Smith, Carlota. (1991) *The parameter of aspect*. Dordrecht: Kluwer.

Su, I-Wen. (2002) Why a construction—That is the question! *Concentric: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28.2: 27-42.

Tang, Ting-Chi. (2000) *An introduction to minimalist analysis: Basic concepts and principles*. Taipei, Taiwan: Pyramid Press.

Thompson Ellen. (2006) The structure of bounded events. *Linguistic Inquiry* 37: 211-228.

Tsao, Feng-fu. (1979) *A Functional study of topic in Chinese*. Taipei: Student Book Co.

Tsao, Feng-fu. (1990) *Sentence and clause structure in Chinese: A functional perspective*. Taipei: Student Book Co.

Vendler, Zeno. (1967)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Zou, Ke. (1993) The syntax of the Chinese ba construction. *Linguistics* 31.4: 715-736.

連金發（2003），〈十六世紀及現代閩南語指示動詞的語法化〉，《國際中國學研究》，6: 379-410。

馮勝利（1997），《漢語的韻律、詞法與句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張群

ccedison@gmail.com

The Iterative Event Construction “V-*Lai*-V-*Qu*” in Chinese: A Constructional Approach

Chun Edison Chang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suggests an analysis of the verb predicate V-*Lai*-V-*Qu* ‘V-come-V-go’ construction (henceforth VLVQ) in Chinese, exemplified by (non)-spatial activity verbs such as *fei / pao / chi / ma / tan* 飛 / 跑 / 吃 / 罵 / 談 ‘fly / run / eat / scold / talk’, in the identical verb slots, respectively, on the basis of Construction Grammar (Jackendoff 1997 a, b; Goldberg 2006). It is argued that the functions of VLVQ can be plausibly explicated if the construction itself is regarded as a form-meaning unit (i.e., the form, V-*Lai*-V-*Qu*, with semantic readings as ‘do something iteratively and (non)-spatially’ as well as packaged semantic features [+Dynamic / +Iterative, -Telic]) . The evidence of our argument is based on the detailed discussion of the phonological, morphological, syntactic, semantic and pragmatic constraints and properties of VLVQ.

To explore the crucial facets of properties of the predicate VLVQ, I clarify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eriphery in the syntactic theory and support the claim that “some *constructional idioms* are flexible and productive—they have regular properties” mentioned in Jackendoff (1997a, 1997b), Su (2002) and Goldberg (2006).

Key words: Chinese, Construction Grammar, verb types, aspectual agreement, atelic event, iteration